

大觀園

瀛苑副刊

◎文□蒙芙 圖□謝慶萱

陽光在我單人雅房的窗戶上閃閃發亮，透過深藍色的窗簾，白鱗鱗的光點，像在大海裡。我興奮且謹慎地佈置我的新房，就像我忙著張羅新生活，我的大學生活。

從開學的第一天起，我總是被淡水強勁的風，吹得到處跑。在社團裡，我認識了一個台北人，婷。她頭髮的顏色很淺，是電視裡頭經常看到的那種，剛開始的時候，我還以為她也是個明星。婷總說黑色太沉重了，另外，短短捲捲的樣子很時髦。婷就住在大台北裡，每天通勤。我第一次坐捷運就是她帶我去的，我們的目的地就是西門町。捷運站蓋得很漂亮，像座廟，連屋頂都像。但是裡邊可不是這樣的。在它的外邊有給人畫畫的街頭藝術家，我一直以為那是外國街道上才有的，還有一些表演的人，有的跳舞，有的默默地彈著電子琴，我看著他們，聽著他們，想著，這就是台北。然，後來我才發覺，我錯了。這只是極少數的一群像幽靈般的人。

捷運列車像廟裡牆壁上、柱子上所雕刻的龍一樣。從沒聽過龍的聲音，但我總是想像那一定是很撼人的。果然，吼吼。風馳雷電，騰雲駕霧似的一下子便停在我的面前。我的長黑髮，在空中狂亂地飛舞一曲，像是特地為了迎接牠的到來。幾乎帶著朝聖的心情走進列車裡去。

啪。開始動了。老天，就像在天上奔馳一樣，而我就坐在牠的腹裡，透過薄薄的膜，我不理會逐漸僵直的雙眼，酸疼的感覺叫人幾乎快掉下淚來，我仍貪婪地看著，想像這就是自己飛上天的感覺。我終於親眼看見了，這個我想念了快五分之一個世紀的地方。

一時來至『省親別墅』的牌坊底下，劉姥姥道：「噯呀，這裡還有個大廟呢。」說著，便爬下磕頭。眾人笑彎了腰。劉姥姥道：「笑什麼？這牌樓上自我都認得。我們那裡這樣廟宇最多，都是這樣的牌坊，那字就是廟的名字。」眾人笑道：「妳認得這是什麼廟？」劉姥姥便?頭指那字道：「這不是『玉皇寶殿』四字？」

逛街。街上的人總是疾疾走著，穿著很時尚的衣服，婷說，時髦這個詞，早已經過時了。聽起來有點捲捲，毛茸茸的感覺，她不喜歡。

這裡是個音樂城。一間間的服飾店，像一塊塊的方格，每個方格有它們自己的音樂

，有周杰倫的，孫燕姿的，也有東洋的，西洋的，熱的，冷的，快的，慢的，女的，男的。轟！歡迎來到音樂城。人們的臉上堆疊著滿滿的笑臉，輕盈的腳步像在跳舞。哇！好卡哇伊的衣服喔！我一直想買個LV的包包。今晚約些妹去唱歌吧！前面有蔡依林的簽唱會耶！那邊有個怪叔叔耶！

這裡真是一個像天堂的地方。大家都笑著，吃著，聊著，瘋狂地購物著！

好像只要進到這塊地方的人，都會突然變得開心，連剛在路程中假寐的婷，也不例外。快來，這裡的「蚵仔麵線」超有名的喔！她的眼睛，閃閃發著晶亮的光芒，好似把這個城市裡最耀眼的五光十色，都融進了她的眼裡。

即使我們倆正說著話，婷的眼睛卻總是緊緊地在每一間的服飾店搜尋著，像隻獸，用眼睛代替失靈的鼻子，在這個塞滿聲音，光線，香氣的地域裡，仔細做地毯式的掃描，唯恐放過任何一個值得消費的商品。

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，我滿滿的荷包幾乎要在這裡全數撒盡。一件湖綠色短袖上衣，一件卡奇色七分褲，一個亮橘色的包包，最後一雙黑色高跟鞋。

我的荷包空了，腳酸了，手中的重量加重了，可是心卻奇異的覺得無比地滿足。婷說，這是她最快樂的時光了。來自哪裡呢？我問。婷一臉訝異地看著我，說不出話來。我問錯了嗎？我問。妳從不問自己這個問題嗎？婷杵在大路的正中央，人潮從她身邊擦肩而過，而那些人總是笑著，談著。婷幾乎快被人群淹沒。我想伸手拉她一把，她卻好像是存在於另一個世界裡，一切變得好模糊，好像她就快要消失了，四周的人，除了我，沒有人發現，這一個人似乎就要憑空消失了。我無法控制我驚駭的情緒，急促地喊她的名字。

「婷！婷！」她又慢慢回來了，像個才剛剛被驚醒的嬰兒，表情愣愣的。我看著她，眼淚不自覺地留了下來。

劉姥姥便度過石來，順著石子甬路走去。轉了兩個彎子，只見有一扇門。於是進了房門，只見迎面一個女孩兒，滿面含笑，迎了出來。劉姥姥忙笑道：「姑娘們把我丟下了，要我碰頭碰到這裡來。」說了，只見那女孩兒不答應。劉姥姥便趕上來拉他的手，咕咚一聲，便撞到板壁上，把頭碰的生疼。細瞧了一瞧，原來是幅畫兒。劉姥姥自忖道：「原來畫兒有這樣活凸出來的。」一面想，一面看，一面又用手去摸，卻是一色平的，點頭嘆了兩聲。

對彼此笑了笑，我們很快地便忘記了剛才那樣駭人的感覺。走吧！我們去為妳第一次來西門町留個紀念吧！婷對我拋了個媚眼，興喜沖沖地說。什麼？我痴痴傻傻地問，一點也沒法子預想那將會是什麼。

婷帶我到一間有很多機器的店，裡面鬧烘烘的，小小的地方擠了不少的人跟東西。我們選了一台粉紅色的，原來那是一台很大的照相機，它不只大，速度也是特別的快。我呆呆地照了好幾張，每一張幾乎都是瞪著兩隻眼睛，大大的，有點受到驚嚇的模樣。婷幾乎每一張的動作都很不一樣，有可愛的，嫵媚的，帥氣的……

我簡直沒辦法停止我對這個城市的驚奇，在這個小小的盒裡，填裝了太多的可能和新奇。我大口大口地呼吸著，想一股腦兒的把這裡的氣氛全吸收進我的體內，讓我也可以染上一些城市的味道，但這畢竟要等我回家鄉去才能給分辨出來。

拍完照後，我們便決定得先填些東西在肚子裡，否則歸途遙遙，只怕沒氣力回到婷家了。這裡的吃食，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的，但就是一股氛圍，輕盈的，活力十足的。到這裡的人會變得特別愛說話，一種十足的熱鬧氣氛。

天又更黑了，人似乎也更多了，滿滿的人。

妳寂寞嗎？

我不知是誰說的？關於城市的寂寞。群居的獸呀。聚集在這裡，分享彼此的體溫，跟存在。這裡的寂寞是不存在的，但是圈與圈之間的冷漠，滿滿的，到處都是。一句話，只須一句話的功夫，圈與圈的距離會立刻消失，就像泡泡一樣。

即便如此，一句話的功夫仍是不存在的。

我們坐上了公車。當我仍努力掏著零錢時，婷拿她紅色布質的錢包，在刷卡機前晃了兩下，嗶嗶——

方才落座。我跟妳說喔，等一下妳會看到一座古色古香的城樓，叫做北門，那是台北唯一有保留原貌的老城門，好像是西元1882年建成的，它面朝北方，就是淡水河的入口，主要是為了防禦，軍事用途，因此在它的外面多加了方形的外廓，俗稱「甕門」。本來它的外圍有寫著「巖疆鎖鑰」的門額，不過現在沒放在這裡，它被保留在新公園(二二八和平公園)內。婷認真地為我講解著。

妳怎麼知道這麼多？我問。是父親跟我說的，他說這是台北城的故事，是我們共同的祖先，共同的故事。婷驕傲地說，臉上閃著歷史的光芒。

到了，到了，就是那一座！婷驚叫著，生怕我給錯過了這樣一個美麗的歷史痕跡。

我伸長了頸子，搜尋著窗外晃動的景象，終於，我看到了！一個像課本裡中國建築的朱紅色屋頂，這是我在外國的畫裡沒見過的顏色，北門的上半是朱紅色的，下半部則是深深淺淺磚頭的顏色，上半有三個洞，中間是圓的，兩旁是方的，下半部是一個拱門。我腦中幻想著以前有許許多多的人，從這裡一穿進走出的。偶抬頭一看，北門身後一條高高的橋，橫在那兒，一輛公車，緩緩行過，天色很暗，車內的燈很白、很亮，幾個沒座位的人，拉著頂上的拉環，慘白沒有生氣的臉孔，隨著車身的搖晃—晃動

，像一個運載屍身的大車。

我張著大嘴，愣愣地看著，說不出話來。

今天我家人都不在，好險有妳來陪我。婷說，嘴角沾著甜甜的笑意。我也笑著回應她。公車上，人不算多，突然覺得，方才高密度的人群，擠在一起做著同樣的事情，彷彿已是幾年前的事情。